# 大雲山房文稾

# 大雲山房言事目錄

陽湖惲敬著



卷一

與鄒立夫二首

與邱怡亭

與章澧南

與湯敦甫

與楊鹿柴

與余鐵香

與胡桐雲

與孫蓮水

與瞿秋山

與秦筠谷

卷二

與胡竹村一

與胡竹村二

與朱幹臣

東垣之遊已二十五年鄙人雖有一日之長然彼此切磨斯道之常耳吾弟前書稱老夫子大人鄙意頗不願從俗何也古者弟子面稱師曰子其爲他人言之不面稱曰夫子顏淵夫子循循然子貢夫子之文章與子太叔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騈夫子禮于賈季從同皆非面稱也至戰國時方面稱夫子漢唐亦有此稱然不必弟子明嚴分宜當國其門下諛之始有老夫子之稱後人又加以大人諛而又諛鄙人不願以此施之于人尤不願人以此施之于我雖出之于口筆之于書人必以爲矯異吾弟必不以爲

嬌異也自漢傳經者曰先曰生曰先生皆祖春秋以來之
號後唐之韓門宋之程門皆此稱也將來吾弟來書止稱
古山先生何如凡同志皆示之

與朱幹臣

七載之別如一須臾比聞令德勤修義問宣暢慰甚慰甚敬于先儒之說至四十始樂觀之然無躬行之得故所見惝怳其大端是非則頗能辨之前在都中吾弟問王龍溪天泉成道記得失時未見其書未有以答至瑞金始得見之乃禪之下乘語也沙門如宗杲等已高龍溪數籌然龍溪語錄亦有驚動透映鞭策學者之言擇之可也聞湯敦甫深于此事前達一書至今未復殊爲懸望往歲託秋農之事吾弟手爲料量節其所出則僕于所入易檢所全甚大感何如之僕近狀如常詳秋農書中可互觀也

答秦撫軍

古名人畫無不古穆深厚精能奇邁自逸品亦無率爾之作故一望可知且紙絹必精丹墨必得法再以各家宗法求之可千不失一 然骨董牙人尚可顛倒强辨惟以時代制度折之則不能辨矣承示畫卷四匣每匣分考呈還鄙見未必是以大雅垂詢非世俗苟為藏弆之見敢竭其愚惟原諒之

趙千里九如圖下筆謹細人物有古意非吳下俗工所能然結搆平近少士大夫氣絹亦非六七百年之物其裂處皆人力為之非自然也當是前朝內院所作耳卷尾臣趙

伯駒進上六小字殊不佳千里宗臣不當稱趙伯駒宋亦
無欵書進上者千里別畫皆稱臣伯駒奉聖旨畫可證也
圖後光堯書天保詩精麗可觀其體甚似光堯然意味凡
下以光堯名石刻較之有逕廷焉宋帝王畫多有押書惟
手動有押若寫經語及題畫不必押屬者見光堯名手動
仿爲之不知不合法也光堯書之後記紹興庚申乃紹興
十一年范石湖隆興中方還秘書正字楊誠齋淳熙中方
遷右司郎中周益公亦淳熙中方遷起居郎豈有前數十
年已官兩府侍從之理卷中各結銜可笑也又進士結銜
始于明在宋無之奉旨亦始于明宋多稱奉聖旨屬者大

都不諳故事是以有山谷寫誠齋詩天寶稱年各謬誤也卷後跋于伯機王元美兩跋更凡下其贋不待言米襄陽山水畫無氣韻已失神矣字係雙鉤印章一手僞刻印色亦一色其褒禠則高手也趙子昂畫錦堂記子昂一日書萬字何至拒手猙獰如此書欵及用印均不合法王小癡桃源圖本朝有兩黄璧其一江西人字元白以寫照名其一廣東人郎小癡也此圖有意致而墨非欵爽水用嶺北者故氣韻不雅馴其畫樹則形跡矣

與饒陶南

月之三日得手書具知一切吾弟就試至十三科而不與解額此天下不可解之事然有可解者謬種流傳已數十年夫巳氏所錄文瑣猥益甚豈能錄吾弟淵雅雄古之文耶然方元英羅江東之名至今不滅其時成名而去靑紫被體者當不下千萬人胥歸于臭腐天道未嘗不公也敬于古今士君子之所知能者尙有菽麥之辨吾弟當翩然而至商略其然否其樂當不啻如造朝堂進退百司而使天下大治也獻歲于南昌專俟或僕不至南昌吾弟亦買舟南上以踐此諾將使兒子輩受業門下佇望佇望

與周菊仟

軍門客次始識清顏嗣後彼此投謁均致相左然稠人廣坐未常不心儀閣下及蕭宜黃來安義請君子慺慺之誠不可解也春中發棹南還舟駐虔州大兄奉檄穀山乃成邂逅何快如之貴治山多田少民氣凋敝與敝邑相當然大兄通才遠識定可轉移若敝者坐困五年言之有愧昔人曰東南民力竭矣以今觀之官力其尚有餘耶前倉猝舟行致以瑣事奉托方深惶悚大兄乃給札來人足徵精審所謂謝幼度使才履屐亦得其任也

答顧研麓

前月接奉手書復示大著敬服敬服敬前客眞定小韓先生方分守清河常山左右有名士名幕名官之語敬始知鄉前輩中有如是文章政事不可及者往歲留滯章門知閣下爲先生令子綽有家風然未知淸才遠想能盡空凡跡眞爲喜而不寐也敬于詩文埋頭三十年以頑鈍無所得然好之不已將來萍蓬流轉或得乍合當與閣下窮日夜討論以相證此吾輩未忘之結習也蒙鈔示匡謬正俗兩條而平頭于氈裾中遺失亦由敬之不愼可愧之至希復鈔示爲感

答顧研麓

頃奉手書具知一切委題尊照勉力應命此後題詠者必多但此題不可著跡一著跡非腐即滞矣同人必以此告庶無多烘之詞玷佳卷也尊大人詩集略爲詮次未知有當否若付梓之時一切行欵當盡其愚葢刻書大忌體例不一也如集首下行載尊名稱恭錄皆不妥葢其地宜載尊大人名與字尊名校刊當在每卷之後不可凌襍又凡

御製詩目下書恭錄家集宜避最爲緊要其餘不合法者尚多梓時細定可耳古者一集不再序今時賢屢序徒爲

聲氣而已一何可笑尊大人集已有三序敬意削其不可
者二篇留一篇改其不合法字句冠集如敬再作是疊床
架屋深可不必裁之裁之如以鄙意爲然明年省中付梓
或石城付梓皆可盡其愚也

與聞茂才

往歲聞尊府君捐館深爲駭悼來書以伐石之辭非下走不足以信尊府君之言行下走何人敢當斯語耶此事榛蕪五百餘年近代所稱作者尙各有短長而世之名公鉅卿上牽功令下沿習俗益卑猥不可言狀下走以處下位可以力求古人尺度而才又劣弱不足以達其所見甚愧甚愧也然于尊府君有一日之知誼不敢辭謹序草稿如別紙金石文字一語不可輕下題識尤不可率爾舉人不當結銜止書勅授文林郎可也漢人金石文三公稱公餘皆稱君唐人

則監司以上有稱公者曾爲之屬也尊府君銜應照來式
入石至下走列銜宜書見官其餘俗人結銜累累雖一品
詒笑大方不可從也

答黎楷屏

往歲仁弟移入行省敬奉檄還縣未及言別至今歉然年遍事稠前書乃書記屬草曹史寫送荒陋可歎發看得手報讀之殊增內愧藉悉興居萬福德懋業勤復爲欣慰敬吳下小生未嫻時務名公卿諒其心跡誠直每加意優容敬事過輒悔昔人知四十九年之非敬今知五十年之非矣受事後以柔道拊循而蠹役預請退卯在鄉婪索者聞輿過遺衣物而逃鷹鸇不如鸞鳳斯言當不吾欺治下如此事上能折節行之豈有不諒者耶彌勒贊甚佳此體自諸經偈語發源北宋張無盡等祖禰之至有明益大其流

敬前題沙白君跏趺圖偈足相發茲附上又近作楞伽經

書後亦附上仁弟以爲何如

與黎楷屏

夏間朝夕過從吟琴讀書之外復窺仁弟立身之謹而能斷擇交之和而能別眞令鄙人有珠玉在前之歎至詩之爲道仁弟旣好而習之其意不患不精其才不患不博然仁弟喜禪敬請進以禪言之卽心卽佛者格與調之說也非心非佛者不必格與調之說也這老漢惑亂人憑他非心非佛我這裏是卽心卽佛者格與調皆至不旁睨不格與調之說也近時袁子才有格調增一分則性情減一分之說鄙意以爲無性情之格調必成詩囚無格調之性情則東坡所謂飲私酒喫癉死牛肉發聲矣違水出於子才

之門而其詩渾雅前書所謂無琵琶聲也可知非廢格調專任性情矣試以鄙意商之然乎否乎以禪言詩自嚴滄浪而虞山大之已成窠臼敬復云云者以爲仁弟所喜耳

與吳艮園

往歲于廖觀察處得手書知有粵中之行當即作報後竟未聞油旌過嶺殊爲懸繫也敬勞勤一生無所成立可愧可愧待質之事姻朋共引翼之得免隕越竊念敬於口舌之事不能容人而常爲所容仕宦貨財之事不能緩急人而常爲人所緩急如此不悔悟眞做人矣曉帆并各相知處希用鄙意釋之

與福子申

往歲由九江太守官封遞到手書知仁弟赴官粵東喜慰之至後詢之贛州則騶從早已過山未得一見敘六年中別愫并不及專遣童奴祗候道周甚爲歉歉由江西各府九江極北贛州極南而瑞金又在贛州之東去九江二千里是以仁弟所發書到瑞金計一月有餘致此差誤今歲得手書亦由九江遞到然自贛州北至九江復自九江南至瑞金往返四千里矣嗣後當止託贛縣邱君可速到也粵東官事如焦原火發非一手所能撲滅防雨潰非一簣所能障雖然天下事皆天下人爲之非仁弟之望而誰望

耶方今制府精練撫軍和厚可大有為之時敬方傾耳而聽也順德近接省會民情土俗仁弟必一一措置得宜無煩進說所念念者張蘂房久為昔友其二子聞甚有才仁弟其有以教之夫人油幢想同南指令郎君讀書何如京中逋負想不至多多蓋此物一累則才為所局德亦為所拘敬即已覆之前車故詢及此耳敬隨常調官為衣食計無謂之至至瑞金後鬢已蒼白日中昏昏欲卧曉卧不能起已頹然就衰眞無志於世癸甲乙三載連得三女頗能聰慧堂上康強細弱皆安善于寬十一月二十九日到署今歲教兒子輩讀書于由理內外之事頗為媧嫐蓋瑞金

與廖聽橋

去歲十二月在贛見大姪行止安詳言語平正甚爲欣喜又見書法大進惟未見近日文字耳承示銅器均非佳者其大霤紋花觚近今俗工所鑄也銅洗無銘識工亦不細大姪能多讀書則自能辨矣敬回縣後悤悤年事殊無好懷幸闔署均安善而已耀仙詩稿前曾略窺津涘清老之作時賢所難至作序之說前諾未忘然此事不可草草弟一須耀仙不請他人作序及自序方可爲之蓋古法無重序也今時螘牀架屋以爲聲氣不知見笑于大方之家其二須盡讀其所作方有運思遣辭徑路否則公家言耳其

三亦須稍識臞仙生平踪跡及交遊之人方能不諂不瀆

恭以言諛人以文諛人皆非君子之事也其四作臞仙詩

集序自當臞仙專致一書不可大姪代為請序四者皆不

易之理也大姪有俠腸有豪氣有勝情有遠志然每事必

須于不易之理斟酌盡善則成大器矣青面手本乃官場

惡模樣敬與大姪如一家骨肉豈可用此玆謹璧還嗣後

不可復用也

與徐耀仙

處州得晤如見王長史劉尹一流人鄙人塵容俗狀不滌自去矣大集悾惚中稍一涉獵沈著老脫無一語不自古人來無一語似古人非三折肱不能至聞聽橋有付刻之說此天下所快覩也前從聽橋索得夢樓太守集一部舟中反復觀之夢樓詩名五十年豈無所得然微頗有未當意者以其意太淺詞太華用筆太巧也尊見以爲本朝詩人近體似唐古體多似宋鄙意國風之諷大小雅之正周頌之和魯頌商頌之奮厲皆爲聖人所取唐亦可宋亦不惡惟忽似唐忽似宋進退無據則爲可笑誠如尊見耳

答曹侍郎

去歲吳萬戴到江西得奉手書藉悉台候萬福當即肅復由姚秋農修撰呈達矣今至章門當局不以爲狂以爲狷和之者亦復不少先生以爲然乎否乎前二十年在都張臯文王悔生諸人目爲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至今已年五十矣自視茫然豈敢自附于有不爲之說然人人之云必達之先生者先生知我必有以進我也瑞金去章門一千餘里邸鈔數月始一至

朝廷政治在下位者聞不聞俱無所輕重惟一二大君子心甚懸懸而先生則敬之所企仰者一切動定望詳悉見

示近得劉海峯先生集筆力清峭然細加檢點于理多有
未足先生以爲何如

與舒白香

前登舟之後復得天香館暢飲坐中蓮水楷屏又俱雅流可謂快意越日發棹爲風水所阻不及二十里便泊舟每日如是至前月初三日方至南城十五日方至甯都二十五日至瑞金溽暑奔馳面目可想惟得免分校不致再勞往返而途次廣昌得家慈書精神如常仍能燈下讀書一家細弱俱平善可慰仁弟記注耳文章之事工部所謂天成著力雕鐫便覿面千里儷體尚然何況散行然此事如禪宗漆桶脫落布袋打失之後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滴水外散乃爲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鬆口便屬亂統矣

是以徹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記千古以爲疎濶而柳子厚獨以潔許之今讀伯夷屈原等列傳重疊拉雜及删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見古人所得矣至所謂疎古乃通身枝葉扶疎氣象渾雅非不檢之謂也敬于此事如禪宗看話頭參知識恭三十年惜鈍根所得不過如此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變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桿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臯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能擺脫此數家則掉臂遊行另有蹊

經亦不妨仍落此數家不染習氣者入習氣亦不染即禪宗入魔法也恭勤墓志銘及萬公祠記在春州處便中可索觀并正之

與舒白香

前月天香鄰館飲酒之後即解維東還果堂先生來始知仁弟復有敗意事天始既置白香于愉適之外今乃置白香于憂患之中如之何如之何稽生有言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擻以爲善老莊者愉適憂患不能干之則性情皆本然者耳得其和則有之豈至增其放哉仁弟于老莊可謂善矣以鄙言爲何如近有調蔣權伯詩無一語是老莊然得老莊至處錄呈是正可爲知者道耳二十三日往潯陽歸途遊天池覩壁間第一語即知爲仁弟詩二僧同行皆大笑也

與鄧過庭

得手書具知一切今年秋闈敝不料能整齊如此方悔前之力辭入簾爲過于避事然夫已氏者素日惡其能榜前已豫料多屈滯矣足下淸才何慮不達遲速命也何足介懷況年力富甚方將遠追賈董近躡歐曾豈效小生俗儒硜硜望售耶丁艱府舊交不可輕告去温南城爲人詳審且可近奉晨昏二者望大雅裁奪至寒暑荒陋又處嶺徼無可推轂足下如不棄翩然來儀止可商訂古今若溝渠之水圖潤百里足下亦知其力不任此也

與裘春州

前曾與進士先生商恭勤墓志其意以未竟用爲綱領茲已擬就錄呈大裁敬即日錄寄京師矣于文襄所作文達公墓志乃墓表體袁子才所作文達公神道碑又襍墓志體其間書法不合處甚多鄙作雖弇鄙不足以揄揚恭勤然不敢妄下一語也其書法旣以墨圍別之仍標義于行首非敢如東方先生之自譽不過望將來天下操筆墨者不率爾而已奏疏文集附上三江圖考擬欲作一文辨之暫存敬處可也

答陳雲渠

大著清刻幽儁得山谷誠齋諸老筆意俗人不能措手也
鄙見詩文當從一家入至能兼諸家然後自成家高明以
爲何如佳處已用墨圍圍之未信者細書卷中一人之論
未足概諸君于暇中自定之極至貴處已一載今數日內
連診三命案復有逆倫者深用自愧至貧乏非所計也彭
躬菴文氣甚和而鋒不可犯邱邦士文奇澹不蹈襲前人
一語一意明季年多異才吾宗遯菴先生文亦然然皆非
正宗擇之可也

答陳雲渠

前過黃安山水清佳可以遊賞若治形家之說應於此處求之縣東同登之山土氣麤獷未必善也與中閱後漢書如馬援袁紹傳不讓孟堅董卓傳閱之殊苦不了了鄙見如是未知高明意中何如承詳三國志魏繫於吳吳繫於蜀地勢事蹟不得不然帝魏之說本不足憑卷帙多寡更不必置論魯肅傳有但諸將軍單刀俱會之言非雜劇妄題然詩文中難用凡經史事世俗所習知習言者宜用意鍛鍊之或暗用或翻用不得不然識之

答陳雲渠

十四日得手書並闈藝三篇首藝前已于貫汀處見之加墨圍寄還矣是必售之作次藝三藝亦佳深以爲喜不意十五日晚間省中題名錄至則相知中無一人售者大奇大奇此科文如仲岳之才氣貫汀之淸拔允中之愜適守齋之瀟灑與吾弟之平正駘蕩皆宜售而不售豈果有命耶雖然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其他則何尤焉今晨貫汀來適敬讀張睢陽列傳因同讀之爲之氣充神溢如置身青雲中下視高爵厚祿與糠粃何異況區區一舉哉睢陽豪傑忠義之士能使一千餘年後如此則上自聖賢下及

一技一能之士其有得于後世雖淺深大小不同而引人著勝地則一也少遲當來署中快談數日貴體想可如常敝自八月中旬患手疔至今腕弱頭暈不能自作報書因令小胥抄錄前玉箸篆及草書頗有進境疾後又廢令叔挽聯尚未寫也

答陳雲渠

得手書推許過甚不敢當不敢當敬少時詩學太白後漸入香山東坡所嗛嗛不足者太似耳析骨還父割肉還母方能現淸淨身說法詩何獨不然至文亦太似韓曾高深處尚不及未知何時能自立一家也象山之說益不敢當不敢當昨與相知言及近事敬告以陽明先生曰州之事幾敗于賓僚何況不如陽明者豈敢望象山耶前書所言藥玉卽罐子玉雖精華不可寶漢銅有贋而宋銅無贋故可賞吾弟在縣有翰林公相投契之言恐吾弟疵其所寶故爲此隱語耳

答陳雲渠

得手書知體中違和竟不應舉謹疾之道必當如是今天下清才正學多矣使皆不應舉如吾弟豈非有心斯世者所當慮耶然家庭大和文史足用仰不愧古俯不愧今吾弟固有以自樂矣敬交代之事籌畫三千有餘可以集事復因多年命案爲大府擠擠幾千車覆少定當北行世路茫茫未知脫竄何地也

與李守齋

得手書辭旨淸妙卽此便非俗人所辨不俗與俗如水火陰陽夫巳氏豈有大雅之識耶敬八月中巳决饒陶南與足下之不能雋矣闈卷加墨圈奉還勿使俗人見彼方謂吾輩相標榜耳然敬所以告足下者曰安命曰力學而巳固非絕人以不可知亦非求人之必知于天下後世倘然况科名一事耶得閒可來荒署作十日遊敬亦將示以所得也

## 答楊貫汀

允中來知吾弟與雲渠俱以疾不應舉繼則得手書所云同同深爲歎惜今歲江西闈又失二奇矣雲渠來書波委雲連動蕩可喜吾弟書緻潔如玉映徹如水晶其人可知其人可知敬古文一支當在綿水左右然老重下筆及一瀉千里之處尚望留意焉是道止爭識力耳

與鄒立夫

前日見過以諸事沓來未得永日談笑深以爲歉昨得手書慰甚然何言之謙耶僕與吾弟爲文章道義之交當每事質言毋過爲推挹也大著一册尚未下籤然已繙竟大都瑞金諸詩人多枯槁之士故邊幅不廣雖極高如南岡極雋如狎鷗皆不免此病吾弟氣逸體縱有不可羈的之概而風回雨止仍復寂然此得天之最厚者由是而充之排金門上玉堂與時賢頡頏再充之吞曹劉奪蘇李與古人頡頏分內事耳然不可自高自高則所見浮不可自阻自阻則所進淺浮與淺則下筆俳巧甜俗粗率皆來攖之

而且自以爲名家大家矣吾弟用吾所戒久久行之何慮不傳傳何慮不遠以敝爲識途之馬則不敢辭若以敝爲千里之驥而附之恐亦百步而止耳賢于十步幾何今少年人詩集序至四五題辭至數十無謂之至俟吾弟至四十敬不過七十當爲作序今且以此書書之卷首如何

答鄒立夫

前席間問及沈休文韻書此久已亡失明末嶺外妄男子乃僞撰行世朱錫鬯檢討廣韻序常言之世間學問不可盡卽考訂一家已有僞學俗學僻學種種不同非多讀書親近大君子不能別也吾弟少年自勉而已來書問等韻之學此事近儒江愼修先生四聲切韻表最爲詳愼其勝前人處有數條字母用三十六不妄意增減一也韻用二百六部不用十二攝二也入韻分系各韻皆推明其故三也翻切用音類母位取切之音和不用舌頭舌上輕脣重脣之類隔四也淸濁次淸最濁用字標明不用黑白圈之

暗記五也吾弟守此用力足矣不必他求蓋音韻易淆求客反疎求全反漏取其師承之詳愼者從之可也不然齒牙爲猾窗有既耶來書問字彙所列之二圖其第一圖自公至鳩四十韻各爲一章緯以四聲經以字母三十二所謂韻法直圖得之新安者也第二圖平上去各爲一章入爲一章上列字母三十六旁列各呼讀所謂韻法橫圖得之宣城者也前一圖删知徹澄孃四母并合敷非二母于徹母上增一虛位故不用字母本字而以一至三十二挨之眞凡說也來書問字典所列之三圖其第一圖共一章別開口闔口正韻副韻而以十二攝經之第二圖十二攝

各爲一章而以三十六字母緯之與第一圖相發明蓋一人之作也第三圖十二攝分爲二十四章而開口闔口分廣狹通侷四門即第一圖之開闔也十二攝各有內外即第一圖之正副也字彙字典各圖之義不過如此大抵古人翻切生于雙聲疊韻後因雙聲有字母因疊韻有韻書既有字母韻書即可列之爲圖易于標射葢有翻切而後有圖非有圖始可翻切也然方言之不同今古音之各異雖聖人不能齊焉故古人所作各圖人自爲學家自爲書互相攻詆如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大儒所傳之圖尚各有出入何況近時之學哉善學者求其能詳愼者用之如四

聲切韻及音韻闡微古音表皆可用也來書問三合之說考華嚴四十二字母有三合一音曰揭多羅乃三合為一母耳古人翻切皆止二合無三合之法三合四合至

本朝始大行來書又問發送收之說此一音具三音欲音之準耳非三音合一音如揭多羅也錢辛眉先生曰西域字母婆羅門書用十四字涅槃經用二十五字華嚴經四十二字若三十六字者乃唐末人為之此通人之論也其集中答問及養新錄論字母者遣曹史寫送可留意焉吾弟為學慎無速求多當以漸積之則多矣小畜懿文德之義也況君子多乎哉

與邱怡亭

乙巳夏首始識尊顏鄙見以爲少年貴公子中年豪客老年巧宦而已殊有不足之意往歲過贛而二兒適被劫羈二兒意言之閒非猶夫豪客巧宦之胷次也然後不以悠悠覩二兒及今歲至章門始知二兒之爲人非敬之所能及也二兒才甚奇氣甚高而遇甚蹇不得已罷勉于君子之所務馳騖于衆人之所爭胸次中其有必不願人知而人亦不能知者乎敬奔走半天下所遇之人多矣今僻處嶺嶠願遍言于二兒使知江西有一樺子居則邱怡亭亦非萬萬人不能知者二兒必爲之瞷然而笑瞿然而傷也

與章灃南

四月中旬疾中草草敘話即臥輿中南返旋至雩都至贛幾兩月矣奔馳之苦所不堪言回縣後得書深爲欣慰承見示海峯樓文集二十餘年前在京師一中舍處見之今細檢量論事論人未得其平論理未得其正大抵筆鋭于本師方望溪先生而疎樸不及才則有餘于弟子姚姬傳先生矣前閣下以潔目之鄙見太史公之潔全在用意捭落于端萬緒至字句不妨有可議者今海峯字句極潔而意不免蕪近非眞潔也姬傳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論海峯則無所不敢矣懼其破道也又好語科名得失酒食徵逐

匈中得無滓穢太清耶狂瞽之言未必有當惟閣下擇之

與湯敦甫

春間得復書儒者之氣益然楮墨及讀其辭益知先生之所養非歲年所能至也瑞金去京師六千里去江西省城一千五百里所傳聞多不實然時于邸抄中見先生名則爲之一喜及閱事實皆先生所齟齬者想有道必不介然然敬辱在下風爲不甯者久之又不詳其事始末何以能乘流雲御飛鴻一盡其拳拳于先生之前耶近作數首在來卿所亦不足觀覽故未寫送舍弟子寬在都惟先生進而教之如敬身受益也

與楊鹿柴

前所送采菽堂古詩并郭茂倩樂府下走意欲以數日點定病懶未涉筆昨見兒子穀架頭歸愚尙書古詩源其點定頗無大謬足下可照錄一過則所獲多矣貴邑謝南岡先生詩甚佳七言少遜然其格尙在狎鷗亭集之上也足下自號鹿柴主人而欲引鹿門柴桑之事此則甚非龐陶二公皆衰年處亂各有所寄足下方當壯盛侍奉庭闈于二公何所似耶若如王右丞裴蜀州之偃仰輞川是亦曾點異乎三子之意矣下走以此意爲之說足下當亦犁然于心若其他穿鑿之言則非大雅所尙下走理不可陳也

與余鐵香

得書知侍奉萬福與居勝常甚慰甚慰至試事得失不願吾弟介然也君子遇失意爲人必有所進小人遇失意爲人必有所退吾所見人才得天下大半如吾弟天資傑出可以上追古人所不可料者講習無專門之師結契無高世之士以放蕩爲筆墨上流以詭僞爲酬酢公法浮沈于詩盟酒社之中滅沒于高科上爵之内而已今不稱意必反而思起而悔求其是者去其非者方將掉韓歐之鞅叩朱陸之門摩范富之壘而何爲介然耶千里開函當爲氣盛勉之而已

與胡桐雲

前者驂從遠臨甚慰甚慰復蒙惠賜荔枝二盒瓊玉之膏溢于齒頰遠及童稚感何如之昔彭淵才以海棠香國爲善州敬前在渝水聞檄調瑞金賓客皆言過遠不可往敬答以但往可飽噉荔枝乃三年之內荔枝熟時皆不在署今始得償願眞不虛瑞金一行矣大著清新雅飭惜敬不敢當耳數次泚筆欲爲和章皆爲吏事敗意稍暇當勉強爲之也墨卿太守風流照映不愧昔賢敬常謂翠庭先生爲道學而不迂墨卿太守爲文苑爲循吏而不矜不肆乃甯化必傳之人也墨卿于閣下爲丈人行閣下朝夕相從

其饒益甚廣惟目下溽暑甫化至臨汀皆山道敧若至府
中閤下斷不可邀墨卿將來相見有期不必急急也

與孫蓮水

舟中執手不及暢言翼日解維順流東下每逢勝賞追揖高懷安得如先生者數十人分住山水佳處爲惲子居作主人耶十月下旬過金陵見令郎甚英偉可喜略觀制義及排律詩各數首辭意俱有法門氣甚清䏻然鄙意不願其爲作家之文葢少年當以才子之文爲主壯年老年再入作家方得此中法華三昧也令郎挽留作竟日談故以欲訪覺修吏部即往城北而竟未遇覺修來舟中又未遇彼此奔馳可歎也十一月至家婆羅巷賃屋已爲主人索去老母寄居江鄉幸大小俱藉庇平安無勞遠念誦贈詩

至還扶白髮看娑羅之句老母甚爲解顏敬歲底中寒大病正月十三日方北行二月初十日過德州吾鄉劉申甫孝廉先行一日屬淵如分巡設餞作痛飲而散酣卧車中覓行至二十里坡方覺其爲可欬益甚于金陵之事矣申甫文定公之孫治經行文俱冠流輩將來相遇可交也

與瞿秩山

一別十三年嶶髮已華矣如何如何聞大兄家居之時始終不入州郡此事吾鄉[illegible]難言之得一二有志者挽回甚幸甚幸趙恭毅劉文定去人其間豈甚遠耶曩者同赴禮闈敬與仲甫皆好爲議論大兄退然默然而已然爲部郎則辭賬差爲侍御則劾朝審而家居又能如此是躬行則常在前口語則常在後古人所尚非大兄而誰情蜀中險遠不得親見設施然可信其必異乎人之爲矣瑞金多頂兇案敬前後六年力反之于是各案皆遲延至銷去加三級紀錄七次罰俸二千三百兩若再回任將何級何紀錄

抵銷眞不可不慮又舊日會匪未淨私硝私礦充斥雖屢
次設法清理而根株難盡望之如長途兩淮都轉廖復堂
先生係敬舉主如維陽有可休息之處便當棄官而歸然
古人有言仙人尙肯耶否耶以敬負累欲望之都轉一人
亦非易易事也

與蔡鍚谷

半載灌城晨夕過從朋友之樂乃借冠蓋之地商確性情慰甚慰甚歸途復藉綏急得無阻滯月內已抵縣矣小覡先生未及修書以鄉關大君子不可一札申候如南華老人所云竿牘而已是以遲遲仁弟必賞契此言也長甯有風調氣格此次過虔彼此相左竟未得見仁弟北上之事所以處人已甚能得其平然世人必有以爲迂者敬常謂今之士大夫不病其迂病其常不迂且以其不迂排人之迂此吏治之所以日偷士大夫之氣節所以日壞在有志者自免之耳劉于宋之案官吏役皆欲藏罪此人其冤惟

敬一人知之而不能白之眞可恥然格殺賊盜罪止杖耳敬何必苦爭使再延緩致幾囹圄仁弟顧我厚故敢陳之如此銀三十兩希付司籍敬有所需可再貸也

與左仲甫

丙寅秋中曾得手書至今五載有餘矣中間敬一離任三調省其奔走可知兼之賓從兩散傔僕無解事者又時病時起是以不及通問二兒必諒之也去冬舟過皖江遇通判鄒君詢知二兒與居深爲喜幸至都都人士皆道二兒之美比之張趙比之應劉何快如之敬鶩下之資露才揚已蹭蹬半生幸老母康强細弱均安善四月中摒擋出都如維揚有可休息之地移家過江與南山南北山北何異若不如願則一身拄帆西上當如武侯出師先爲可退之地也秋間旌旆在皖或可一遇世事日多舊交日少日多

者久非從前面目日少者尚有此後性情然能遇不能遇
又未知何如眞可浩歎者也

## 與陳寶摩

前在瑞金兩奉手書均未作答非敢為無禮及遺忘也蓋于大兄言之不誠不如不言言之不盡不如不言誠乎盡乎幕中賓客無任此者況瑞金竟無賓客耶大兄必知我諒我也前書并示懷舊詩後并示全集全集為人持去昨至都雲伯復以見詒得盡讀之大兄胸次本高故下語脩然自得不求異今人今人自不能及不求避古人古人自不能掩非尋常詩人所解也蓋質性粗獷又埋沒風塵之中此事輸大兄一百籌矣雖然古今詩人少年多失之華中年多失之整老年多失之平淺華之中而實寓焉整之

中而變寓焉平淺之中而高與深寓焉斯善矣敬與大兄已近老年宜如何如何望大兄之教我也二十年前長安道中所遇貴賤死生不可一一數而最相知者皐文竟作古人仲甫雖轉官而泥淖益深無以自樂賓甓朝夕吟咏上游以其方正時以吏事累之惟大兄擅性情之勝得朋友之樂富山水之遊饒魚酒之味人生百年如此足矣爲轅駒爲檻羊于事何益敬前就知縣本意一出卽還不意牽挽遂至于此上游五次欲調首縣皆爲人所阻敬之迂愚豈任首縣耶五十老翁房中並無侍者而且謗之曰娶同官孤女爲妾三次力辭分校而且謗之曰多門弟子求

薦達者訪獲傳習邪教之犯而且謗之曰邀功曰目前何以容奸民楞嚴曰因地不眞果招迂曲欲心襍如康樂故內根不淨外塵雖不來而塵之影已如波之泛火之然不必怨尤亦無可怨尤也子由鬚髮皆白子寬同車入都而一事無成或作中州之遊敬或回江西或別圖去就未定也

與趙石農

前日旌旆入都得快瀉悃臆慊子居又得數日浩落矣而廖永亭適至如飲醇酒酌東西二尊均爲異味大奇大奇仁兄所乘索倫馬幾於周家八尺以上殊有駿氣較久官南中腰腳疲軟又笨車日行百里單騎隨車不必善馬是以不敢拜惠能於馬廄中擇一中者見賜最得力也薩哈克郎古大宛馬極高然離索倫東西萬里不知索倫薩哈克馬俱高大抑郎薩哈克馬中國誤呼索倫并望示知頤園先生清望冠世出都時當往一見永亭十八日已出都留朱提爲敬治行裝諸事皆來近日略有端緒矣茫茫天

壞知已幾人以憚于居三十年埋頭故紙中燕齊之士當

亦爲之短氣也

與趙石農

前送馬圉人回州曾有書奉謝并陳一切想達左右敬羈滯五月戴昆禾大兄假朱提四百于寛別假三百于二十一日料理南行矣拙集文既不佳刻工以時促甚猶率玆呈已裝者一部大兄存案頭如見僕子居進退抑揚議論指畫于大兄前也外未裝者十部內一部大兄批示見寄餘九部分贈諸同志有能指摘瑕疵千里相告者即敬之師也勿吝勿吝此事天下公器不可樹門戶近有言漢人文多如經註唐宋文乃漢之變體者吾誰欺欺天乎漢人文如經註者止經師自序之文其他奏疏上書記事言情

之文具在皆與唐宋之文出入者也推而上之聖人之六經文之最初者矣唐宋諸大家悉與之相肖儀禮之細謹考工記之峭宕其相肖者如蠶記說車是也若漢之經師肖六經何體耶且文固不論相肖也敬不敢黨伐惟大兄裁之